

超越《长津湖》

细看我军“抗寒力量”



■ 炊事员在林海雪原里快速制成可口的菜肴

■ 高原驻军哨所都配备了吸氧装置

■ 保温菜窖内贮存的蔬菜品种丰富

■ 着新式雪地迷彩外套的侦察兵集结待命

上映满一个月的战争片《长津湖》，为我们重现了 71 年前那场超乎想象的战役，缺乏御寒装具的志愿军在极低温下以冻土为席，以冰雪解渴，以冻土豆充饥，硬是打败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其中，有三个连队全部冻亡牺牲在设伏地点，成为震撼人心的“冰雕连”场景。作为曾身佩红十字、长期从事事务勤保障训练与研究的老兵，我影片中还原的悲壮一幕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借助这一契机，我更愿意和大家交流一下，今天解放军冬季作战训练是如何保障？

低温的威胁

一些中国陆地边界线的冬天往往要用“苦寒”形容，降雪期长达 6 个月，最大积雪厚度 50 厘米以上，特别是山区谷地、洼地、阴坡的积雪厚度往往超过 1 米，再加上风暴呼啸，造成沟壑、山谷和隘路阻塞，那里的平均气温都在 -20℃ 甚至 -40℃，而当年长津湖战役，志愿军面对的战场气温就是 -40℃。实验显示，人在 -25℃ 环境中作业，10 分钟后手脚就会麻木，25 分钟后失去行动能力。特别是高原地区，海拔每升高 1000 米，平均气温下降 6℃，像新

疆军区所戍守的海拔近 5000 米的加勒万河谷，气温比平原地区要低 30℃。有研究表明，落水人员在 12℃-15℃ 的水中，可以生存 12 小时，在 10℃-15℃ 水中可以生存 6 小时，在 5℃-10℃ 时多数人可以生存 1 小时以上，而在 2℃ 以下水中时一般存活时间 30 分钟，所以严寒环境中训练时极易发生冻伤。

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以巨大伤亡取得胜利，其中冻伤占了相当部分。依据伤口深度，一度冻伤系指损伤深度在表皮层，可仅表现为麻木感；二度指损伤在真皮层，此时会有水泡生成，局部表现为红肿、有疼痛感；三度伤及皮肤全层也可损伤至皮下组织，局部的皮肤感觉消失；四度损害最严重，破坏肌肉和骨骼等深层组织，损伤处发生局部坏死，这基本是不可愈合的。

我曾访问过一位亲历长津湖战役的老兵，他回忆，由于战事紧急，部队开拔时，很多南方战士只穿着单薄衣服，根本没经历过北方严寒，对御寒也缺乏认识，以至于产生一些意料之外的牺牲，他的心愿莫过于让“寒冻之憾”永远与中国军人告别。经过了 70 多年，现在的中国军人是如何在严寒中自我保护，他们的衣食住行究竟怎么样？

可口饭菜暖身良方

研究发现，人要保持体温，食物很关键。历史上，志愿军先辈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在战争中打败吃巧克力、喝咖啡的美军，但必须承认后者膳食保障的先进性，确实使冻伤减员率下

降不少。今天，我军寒区饮食实现现代化、科学化，且不论司空见惯的军用干粮、自热食品，一些新型炊事装备已广泛投入应用，它们在 -30℃ 左右的气温下只花几十分钟就能让一个连人员就餐，还能以蒸、烤、煮、炒等不同方式制作食物，较好解决官兵吃热食的问题，尤其这些装备可实施伴随和支援保障，缩短热食前送距离，提高热食保温效果。据央视披露，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甚至出现无人机直接“投喂”方式，给官兵送上可口饭菜。

更重要的是，东北、西北及西南边防哨所的官兵基本实现夏季蔬菜自给自足，冬季使用菜窖，窖内使用通风制冷设备，四周搭建保温板，如同超级大冰箱，可储存蔬菜、干菜和水果达半年之久，较好解决了大雪封山，鲜菜送不上来、留存不住的问题，让冬季土豆、萝卜、白菜“老三样”成为历史。

“御寒戎装”与时俱进

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我军被装保障早已超越单纯御寒阶段，更强调与实战贴合，具备保暖、减重、便捷等多种功能。以新制式的防寒保暖作训大衣为例，它由内外两件服装组成，外服采用迷彩涂层面料，挡风性能好；内服为可拆卸羽绒背心，特别轻便，便于迅速完成投弹、据枪、卧倒等战术动作。至于贴身的吸湿快干内衣裤，因采用新式面料制成，可在官兵大运动量出汗后迅速导出汗液，确保皮肤与服装间保持相对干燥。

2017 年 2 月起，北部战区陆军多个部队率先试穿试用新式防寒服装，从内到外共有 6 层防寒防护，从单向排汗内衣到防寒作训大衣，从轻便作战靴到一体式防寒头套共有 20 多个品种，具有轻便、保暖和防水、透气等特点，整套重量比老式防寒服装轻了 5

斤多。据公开报道，如今新式防寒服装在寒区部队都已配发到位。

“救命氧”变“保健氧”

在寒区活动的我军，大多不仅面对一个“冷”字，还要面对一个“高”字。根据 2011 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海拔 3000 米以上，气候寒冷、空气稀薄的山地被称为“高寒山地”，而我国西部边防线主要段落又恰恰分布在此，这就对固定边防哨点提出了防寒与供氧的双重功能要求。

多年前，我军进行高寒山地边防哨点的制氧机安装工程，安装制氧站、高压氧舱，配发高原制氧车，补充小型制氧机。全军驻地海拔 3000 米以上哨所官兵全部吸上自制氧，官兵遇有症状可随时吸氧，实现“应急氧疗”。对驻地海拔 4000 米以上部队，氧气可直通单兵床，吸氧已纳入日常作息制度，战士们在室温下每天最少吸氧一小时，实现“保健氧疗”，从过去的“救命氧”到“保健氧”，极大地提高了驻地官兵的身体水平，最大限度地缩短了新兵高原适应期。

一位戍守青藏高原的战友自豪地告诉我，他们连队没有一个冻伤的，每天吃的都是热食，还不定时有医务人员来做防冻伤宣教，学会辨别冻伤前兆，心理宣教，保持乐观态度，训练上更提倡既发挥不怕艰苦的精神，又探索科学训练方法，在边远地区巡逻时沿途有了更多休息点。“我们能感受到祖国对每一个军人的爱护，我们唯有用忠诚来回报人民，用生命来守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听着他的讲述，我却想起一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邓月仙

野外生存

领海收缩 也得保证美舰通过

10 月 18 日，参加“海上联合-2021”演习的中俄舰艇首次同时通过津轻海峡。该海峡被日本本州岛与北海道夹持，按国际惯例，若日本采取 12 海里领海宽度，则会完全覆盖津轻海峡，奇怪的是，日本却没这样做，让这一海峡的中央水道国际化，这究竟有什么奥妙呢？

日本在 1977 年颁布的《领海法》里，将津轻等 5 处被日本领土所涉及的海峡（水道）作为“特定海域”，只从海岸线外延 3 海里的领海权益，“促进重要海峡自由通航”。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日本国内法，中俄海军通过的津轻海峡航道，处于适用航行和飞越自由制度的国际水道，各国舰船均享有正常通过权利。向来在海洋问题上“锱铢必较”的日本，为何“大气”了？日本所说的 5 个“特定海域”，专指宗谷、津轻、大隅海峡以及日本所谓的“对马海峡东水道和西水道”（中方习惯称

“西部海峡”和“对马海峡”）。这 5 处通道对日本乃至亚太而言都十分重要，像大隅海峡位于中国上海港和宁波港的正东方向，是中国船只进入太平洋的最短通路，而津轻海峡是日本拱卫北海道首府函馆与本州岛北部重镇青森的关键，二战前日本曾专门修建津轻要塞。但冷战爆发后，日本变成美国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桥头堡，日本港口和海域成了美军“乐园”。尤其美苏展开核竞赛后，见识过原子弹威力的日本人坚决反对美国在日部署搭载核弹头的导弹、战机，也反对美国将核动力舰艇停泊日本港口。1954 年日本“第五福龙丸”号渔船遭美国核试验降尘沾染后，日本民众对美国核武器的反感更强烈了。

面对舆情，被美国左右的日本政府却奉行“阴阳政策”，在 1968 年提出“无核三原则”前，就于 1960 年同美国修订《日美安保条约》，其中保证美国核动力舰艇通过日本领海作为重要条款写入密约部分。1967 年，佐藤荣作政府同意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进入日本港口，导致随后爆发“反核进港”运动，成为导致佐藤内阁下台的重要原因。1975 年，著名港市神户的议会通过决议，禁止任何携带核武器的舰艇入港，由于美军拒绝保证不在舰艇上部署核武器，相关决议等于拒绝美国军舰继续使用神户港。这一方案迅速被日本国内反战反核团体命名为“神户方案”，并推广到日本各地。时至今日，日本有 343 个城市发表“无核

宣言”，借此阻止美舰进入本地。这一自下而上的反核运动彻底震慑了驻日美军和日本政府，惊慌失措的日本政客为避免美国的不满，干脆选择修改法律，即通过让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大隅海峡及日本所谓的“对马海峡东水道和西水道”成为公海自由通航航道的方式，从而保证美军在东北亚的战略机动“自由权”，特别是堵塞了本国民众和地方政府试图通过立法来阻止美国“涉核舰艇”从这些水域通过的可能。



由此可见，津轻等海峡成为适用航行自由制度的国际水道，根本不是日本宣称的所谓“促进重要海峡自由通航”，而是单纯要满足美国的战略利益，破坏日本民众反战义举而已。白孟宸

权威点评